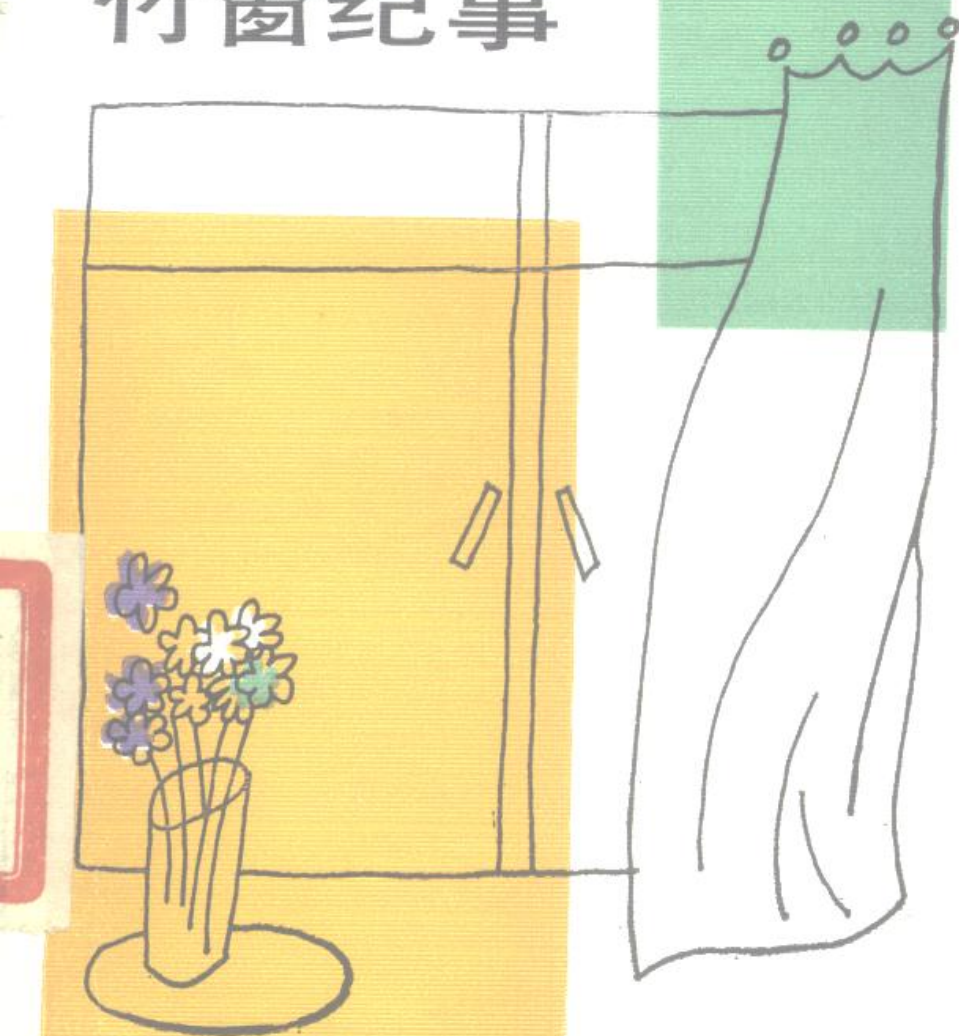


陈大远

竹窗纪事



竹窗纪事

陈大远

百花文艺出版社

竹窗纪事

陈大远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1/32 印张51/2 插页4 字数90,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书号: 10151·815

定价: 1.05元

目 录

第一个读者的话(代序) 李松华 1

高飞吧, 年轻的一代 10

海的诗话 24

燕塞湖上 39

废城曲 47

两代人 55

仇师傅 65

乏人传 74

从紫竹院到凤凰山	83
----------	----

离休之前	95
------	----

儿子的婚礼	100
-------	-----

遗嘱	114
----	-----

记川上景年	125
-------	-----

微雨下京都	134
-------	-----

箱根之夜	143
------	-----

扶桑遇故知	151
-------	-----

丝绸之路的画卷	161
---------	-----

后记	168
----	-----

第一个读者的话

(代 序)

李 松 华

这本散文集的作者，不仅是我学习文学的启蒙老师，而且是我的爸爸。他每写完一篇文章，甚至是只写出初稿的时候，总是先给我看，并且诚恳地让我提意见。就这样，爸爸这本散文集里的作品，我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读者。

我读了爸爸的这些文章，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同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就向爸爸大胆地说了：“我给您的散文集写一篇评论介绍的文章吧！”爸爸听了立即爆发出一阵笑声，他说：“儿媳评论老公公的作品，太好了。你如果写好，我就把它作为这本书的序言。不过你给我查查资料，历史上有儿媳给老公公作序的吗？我想是没有的。谁说咱们没有创造？这就是一个创造。”

说着他又朗笑起来。在他的笑声中，我这个大胆的设想，就欲罢不能了。我的这篇文章《第一个读者的话》，就是在爸爸的鼓励之下动笔的。

爸爸虽然作过多年文艺组织工作，但他仍然是个业余作者。未离休以前可以说是一个灯下业余作者，因为他的文章大都是在晚上写的。离休之后，也就是这本《竹窗纪事》里的文章，才是在阳光竹影之下动笔的，这些文章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光天化日”吧！难怪妈妈说，爸爸的头发，全是让灯照白的。这话说得多好啊！我好象从爸爸的白发上，看到了他的斗争、生活、以及写作的历史。正是因为爸爸爱生活、爱文学，所以，不管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波罗的海之滨的异国他乡，他都没忘记写作，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更加饱满，每天都写，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丰收的。爸爸没有书房，他的书桌也被一些家用器具所占据，所以他的作品多是在沙发前的小茶几上写出来的；一到晚上，我们全家都聚集在这间屋子里，有的看电视、有的织毛衣、有的读书，而爸爸却俯身在那个茶几上写作。我们说：“您写文章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到别的房间去，给您

留出一个清静的环境？”他说：“我们全家得以团圆相聚，是一种乐趣，我能够写一点文章，又是一种乐趣，两种乐趣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其乐无穷。”

这本散文集里的一部分文章是爸爸住院时在病房中写的，一九八三年爸爸因患肺炎两次住院，第二次住院病情较轻，稍有好转时他就开始写作，每当我看到爸爸那因为输液而肿胀的手艰难地握笔写文章的时候，每当我看到他那黑瘦的面孔好象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的时候，我都含泪劝他要注意身体。可爸爸却总是笑着对我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休息，对恢复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在住院的二十几天里，爸爸竟写了九篇散文，四万多字，象《儿子的婚礼》、《遗嘱》等都是在同病魔搏斗中所得到的额外收获。当然，这些文章的最后修改、清抄，还是在竹窗下的小茶几上。

爸爸在一九八三年五月作为中国书法家代表团的副团长访问日本。那时他出院没多久，身体还很虚弱。临行前我怕他身体吃不消，要求他少写东西多休息，最好不要喝酒，如果遇到老朋友或宴会，也不能超过一杯，这些爸爸都照着我要

求作了，甚至把我的嘱咐当作命令来执行。他常说，父母的话，子女总是很尊重的；子女的话，作父母的也应同样尊重。这些话使我非常感动。在访日的十几天里，他只是积累了一些素材，回到家后才写出了《箱根之夜》、《扶桑遇故知》等散文。爸爸的创作态度是很认真的，每篇文章他都要反复地修改，有的多达二十多遍，有时为了一个字也要反复推敲，甚至去问同时访日的翻译同志。爸爸写完了访日的几篇散文后，曾对我说过：“对于一个异国，我们接触的再多也不够熟悉，更不能草率从事，对于文章里的每个字，我们都应该向读者负责。”

在这本散文集中，有一篇是爸爸专门写我的，另外还有五、六篇也都写到了我，当读者读到这些地方时，也许认为这是爸爸对我太喜欢的缘故。的确爸爸是很喜欢我的，所以在写作时很自然地就联系到了我。爸爸曾开玩笑地说过：“这些散文如能发表，可真是为女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他对我的钟爱，一直称我是他的小女儿，我也是这样自称的。）树碑立传了。”但我知道，爸爸绝不是为了父女之情才写我的，而是为了通过我想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家庭问题和社会

问题。比如《儿子的婚礼》这篇散文，爸爸绝不是单纯地写我们的家庭生活，而是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新型的家庭关系。爸爸常说，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能够作到平等、民主、按照各自的名分尽各自的责任，这是很好的。但是还很不够，这只能说合乎法律的要求，还不能合乎感情上的要求，如果作到互相帮助、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相依为命，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是的，他就是试图提出一个怎样才能建立一种中国式的新型家庭关系的问题。在《住院》里，爸爸也绝不只是写我们几个儿女怎样关心他的病情，而是通过写我们、写朋友们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情景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多病故人疏”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而歌颂了我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关系。

有时我们看到，爸爸写文章时暗暗落泪，起初，我以为他遇见了不顺心的事，当我看了《高飞吧，年轻的一代》等篇文章后，我才知道，爸爸是在思念他那些已经作古的老战友。爸爸常跟我们说：“写文章，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给你所要写的人物和情节，甚至是一草一木。

否则它就不可能感染读者。”是的，后来我看到，他所写的并不是死去的战友，也并不是什么值得悲伤的事情，而是极普通的事物，他也在流泪。或者把头靠在沙发背上，把感情收拢一下，然后继续写作。这我才知道，爸爸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倾注了他的心血的。

由于工作关系、身体关系、以及我家的特殊情况，爸爸近几年来是没有时间去深入生活的，但在可能条件下，对周围的人总是注意观察，他在前街后巷，交了许多朋友。象散文《两代人》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这篇文章里，爸爸试图填上所谓两代人的“鸿沟”，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把在红旗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同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老一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今天，在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引之下，把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我看完后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是爸爸却认为由于对生活中的问题理解认识不深，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问题提得太肤浅了。

《仇师傅》和《乏人传》这两篇散文，都是写今天社会里的新人新事。仇师傅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工人，可是他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不为钱、不为利，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了我们应该怎样

去生活去工作。《乏人传》写的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他并不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同社会主义建设脱离开来。他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对我们这些埋怨生不逢时、埋怨没有好工作、没有好的学习条件而自暴自弃的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爸爸这本散文集中，从头到尾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件，没有什么闻名薄海的英雄模范，他所写的都是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干部。就是这些人物、这些事件，也能激发人们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热爱之忱。

这本散文集的作者，也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比如，他理发喜欢去街道上的小理发馆。他说他很喜欢跟那些退了休又吃补差的老理发员一起聊聊，了解他们的生活，同他们交朋友。他说他每次理发都能够学到一些新的生活知识。人家把他当成烧锅炉的，他们才更谈得来。

他不但要每天写作、写字、学习，还要为我们担负一些家庭劳务。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这样写过：“我应该为儿女们作点事，为他们担负一些家务劳动，给他们时间，鼓励他们多学习、多工作。

果能如此，就等于把我为儿女们作的事，转化为我对人民尽的义务。”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爸爸送我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垂老获明珠，情甘作牛马。”是的，这不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吗？爸爸也告诉我：“不热爱生活的人，是不会写出好文章的。”

在这本散文集里，我们也看到了爸爸对我们做儿女的提出的希望，他让我们要勇敢地对待生活，做忠诚正直的人，爸爸在送我的诗里有一首《菩萨蛮》，就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期望：

老驹方觉和经济，壮心稍解抒才智，伏枥便离休，清泉到尽头。 几谐琴瑟友，庆得切磋手，秦岳勇攀高，时光莫自抛。

爸爸对我们说：“‘时光莫自抛’是老生常谈，但是也只有‘老生’才能常谈，这两句老生常谈的话，是我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应当怎样回答爸爸的话呢？我们不能用语言来代替我们的行动，我们只能用今后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心中的语言。

爸爸酷爱旧体诗词，而在填词中很喜欢《菩萨蛮》这个词牌，我就效爸爸之颦，也写一首

《菩萨蛮》，来献给爸爸这本《竹窗纪事》吧！

缤纷一岁波折路，霜侵鬓发须眉处。漫笔唱竹窗，文情涌病床。酒溶悲喜泪，重任传儿辈。夕照染长空，朝霞初绽红。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



高飞吧，年轻的一代

一

那还是一个微寒的春天，我病愈出院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准备吃晚饭，忽然进来一对青年男女，这位女同志好象在哪里见过，左思右想想不起来，直着眼睛看她发愣。幸亏我的老伴说了两句招待客人的话，不然就太尴尬了。不过这个相持局面没有持续多久，那位女同志就自报家门，解除了我的困惑。

“陈伯伯，我叫马淑兰，七、八岁的时候见过你，十多年前通过一次信，你不会认识我了。我是寒潮的女儿。”

啊，寒潮的女儿，一下子，我的思路就从我的“人物档案”里拉回来，真正高兴地向两位客人表示几分钟之前就应该表示的欢迎。

寒潮是我的老战友，一九四四年牺牲了。我知道他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十多年前，因一个偶然的会和他的两个女儿之一的马淑兰通过一次信，旋又失去联系，以后一直不知道她们的下落。

据淑兰说，她受到公社的支持资助，读完了大学，现在同她的爱人一起，在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作研究工作。她的妹妹金兰，在一个县的电影供应站工作。总之，她们都已经成长了，寒潮的荒僻的草窝里，飞出两只金凤凰。因而，寒潮也就获得了新生。一棵谷子萎枯，两棵更加金黄的谷子生起。寒潮的生命早已终结，而两只金凤凰排云直上，以一种更轻捷、更完美的形态延续了他的生命。

淑兰说，她知道我在北京，但不知道我座落何方，住在何街何巷。后来她心生一计，通过公安部来找我。公安部我没有熟人，如果是查户口查到的，那可真是象大海捞针一样把我捞上来了。

她很想了解更多，她的父亲是怎样工作怎样